

命黎明卒於此蓋知女人稍有姿色往往易至如是使其一念不移凜然冰雪彼雖欲私可得私乎愚所以斷而言曰起心私之雖自男子默合許意實出女人也游賞之地墻壁之間其可不謹

贊曰

子真有言 賢賢易色 先聖之訓
必曰好德 哲婦傾城 賢德之賦
心失其正 至於狂惑 降志辱身
一念之惑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八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九

李昌齡 傳 鄭清之 贊

廉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傳曰李約為兵部員外郎嘗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忽病革遂約相見既至乃以一夜光遺約且以二女為託女皆絕色明日胡死財寶數萬一舟之人莫不窺覬約乃悉籍其數寄之于官一女立為配乃殮當殮之時復以所得夜光舍之人無見者其後胡屬來理財寶約請官發視夜光在焉一時士夫莫不稱嘆魏子都暮行逢一書生踞於道左言苦心痛子都下馬為之撫摩俄頃遂卒視其囊中乃有一卷素書十餅黃金子都為賞其二以辦葬事餘八枕其腦下素書置之其傍後數年有從子都問屍所在子都引至墓下既而發開金書俱在子都聲名由是大振此皆前輩盛美載之方冊鏗錫炳耀聳人耳目固非負他貨財願他身死者之所能行也然亦不可不略舉一二庶皆知戒永嘉有

徐輝者以賈販為業嘗在丹陽貸一大駟錢一千餘貫未及償而駟死遂默不言駟家不知亦不復索其後輝生一子頗聰俊輝切愛之八歲乃病召醫市藥所費不可勝計久而貨財耗盡病猶未較病子一日忽語輝所親尼濕師曰我欲歸去尼曰此汝家也父母如此愛汝汝復何歸子曰我乃丹陽人也昔徐公貸我錢千緡幸我死不償今故託生其家自來取之耳言訖遂絕又有白元通者嘗欠東市楊筠見錢五貫四百文未償而筠忽死遂昧其事死後乃生筠家為驢一日筠子乘之入市忽作人語我乃白元通也只為欠爾父見錢五貫四百文遂至如此今南市賣麩家亦欠我錢正如其數可速賣我於彼得錢償爾債便了也筠子如其言兩日驢死然則負他貨財願他身死豈遂已乎

贊曰

子胥報德 捐金於瀨 季札許劍
冢木是擗 在亡雖殊 我心匪懈

寄命託孤 名節攸賴 欺死之人
蠅蚋所蔽

千求不遂便即呪恨

傳曰不知愧 耻惟務千求自非廉士若以
不遂而便即呪恨尤小人也烏得韓昌黎

責已待人之說范忠宣責人恕已之說而
告之哉昌黎曰君子責已也重以周其待
人也輕以恕重以周故不怠輕以恕故人
與為善忠宣曰吾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
字一用之不盡乃至立朝事君接待僚

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也又嘗戒其子
弟曰人雖至愚至於責人則明人雖至明
至於恕已則昏爾曹但能以責人之心責
已恕已之心恕人聖賢地位不患不到事
千求者能曉此乎求之世間其不手千求
者誠亦鮮矣請為更舉一二庶皆知愧扈
郎中張嘗語人曰昔知蘇州吳縣蘇州士
夫寓居者眾其於請求莫不皆爾惟致政
大監富嚴三年未嘗有一事相委丘太博
辨亦言嘗知洪州新建縣洪之右族多

撓官政惟致政郎中王述安貧杜門衣食
不足未始告人二公廉節可謂過人賢矣
哉

贊曰

是心無欲 如水之平 一或有求

波浪勃興 視彼從違 起吾愛憎

少拂其意 怨怒相乘 盍亦反思

懲窒忿懣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傳曰為人而偶至失便亦其灾也其可便

說其過若說其過即是幸火樂禍况太上
明以戒人是可為平昔何申錫將拜命忽
得疾遽死妻哭之慟其嫂有姓趙者從其
旁沮曰爾夫生平之日恣遊妓館視爾旁
若無人何必如是耶妻自此即愛歇不復
追憶一夕趙氏忽夢申錫曰死生有命何
可笑人爾亦只餘四年死時更不如我趙
氏驚覺大懼及期果然蓋死之時其天遠
出未歸庶生二子皆亦癡幼真不如也李
熊最能文篤於孝而敏於行鄉里稱之無

何得疾一劑之失遂至不起妻雖有孕兒
猶未生舉家驚憂固知所指其妹婿有何
時者乃揚言於外曰此郎平日自稱善處
置事此時為我處看識者聞之莫不薄其
為人越明年其身亦死然則見其失便是
可說乎我之為人果無過乎

贊曰

孟明一眚 終以霸秦 四十九非

遽得日新 跬步有失 未足觀人

從而下石 奚其不仁 是謂樂禍

灾及其身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傳曰晉使卻充徵會于齊齊頃公惟婦
人使觀卻子登婦人笑卻子怒成公二年
遂有伐齊之舉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者
踵至姬侍滿前未嘗屏去及盧杞至則悉
屏之或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中險左右
一見必至笑侮異日得權吾族無遺類矣
子儀車識其與頃公便自萬遠又如平原
君美人笑楚者繫跣行汲而被誅趙縣人

笑孟嘗君為眇小文夫而被殺此皆前車覆轍為可戒者惜人莫悟人之有立在乎器識初不在於體相體相雖劣而器識有餘其可輕乎昔盧攜風貌不揚語又不正呼其名攜為葦蓋短舌也嘗以文上尚書韋宙韋氏子弟輒肆輕侮宙曰盧雖人物不揚觀其文章有首有尾異日必貴其後盧果策名立登廟廟獎拔京兆至為福建觀察王其公欽若神貌瘦舉止山野復贅於頸嘗以文謁錢公希白希白頗蔑視之適有術者在坐乃驚嘆曰此乃人中之貴何可輕也公曰中堂內便有此等宰相手術者曰第恐不免事不遠矣不數年果登台輔孫文懿公亦風貌不揚嘗赴試京師詣縣乞判憑貴田邑尉李昭言戲曰似君人物有幾人耶是年文懿以第三人及第不數年判審官是時昭言方以選人赴調一見大慚乃歸俟元功亦貌陋形劣初預薦鄉人以年長貌醜不足敬輕薄子作怨為畫其形於上引線救之元功適見乃

大笑作臨江仙詞題其上曰未遇行藏誰肯信如今未表名蹤無端良匠畫形容當風輕借力一舉入高空纔得吹殘身漸穩只疑速赴蟾宮雨餘時候夕陽紅幾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是年登第位至執政然則見他體相不具是可笑乎

贊曰

聖人踐形 不以貌具 尊足者存
盲心是懼 未知駸茂 或矢子羽
美好長大 智族為輔 指不若人

莫必知惡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傳曰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此特小人忌前非君子之所敢為也王文公且久疾不愈上命肩輿入禁中勞勉數日曰卿萬一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何人公曰以臣之愚莫若冠準上曰柰剛褊何公曰若他人則非臣所知準遂大拜曰申公乞致事上曰卿既不可留誰可代者公曰陛下必欲用英俊後經綸之士臣所不知如欲圖任

老成鎮靜百度周知天下良苦無若堯佐陳遠大拜錢樞密若水喜汲引士類孜孜靡倦後進多出其門歐陽文忠儲喜推轂賢士未嘗有忌前好勝之心苗待制時中為司農丞體量梓州路常平役法第事書成上之薦能吏十有餘人後皆進用杜祁公衍歷知州提轉安撫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絕德雖不識面未嘗不隨能引用孫中丞抃與唐介具中復初不相識但聞其勁正遂力薦之及為御史皆有風力章郇公與文潞公初不識面但聞其磊落一見即力薦之其後出將入相果有過人張忠定詠與張希顏聲迹莫聞但因殿直范延貴言其橋道驛傳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墮農肆無賭博市易不爭更設分明乃大笑曰希顏固能吏天使亦好官負即日同薦後皆有稱若諸君者其於才能肯抑之乎

贊曰

天之生才 將使用世 所貴先達
崇獎後繼 祁奚舉讎 祐甫拔滯

治功斯立 國事以濟 妖賢忌能
鮮不階厲

埋盡厭人

傳曰按玄都律過滿二千七百為一害害者家出巫男醜女然則生為巫覡已是先世獲罪之人今於此生又復為人埋盡厭人即是益重其過異日從墜又豈今世之比乎當知淪入三惡其速如箭真所謂嗚呼哀哉者也昔簡州知郡李南壽被攝至陰司斷一陰獄其獄乃熙州巫王自成發遣鬼兵殘害高震家二小口又殘害張元家數頭牛畜南壽准律書斷云王自成輒行邪法殘害生人及諸牛畜合以鐵杖沈春送下無間備受眾苦無間罪畢又當配為外道孤魂一家子孫悉令淪墜所有門戶亦當廢滅然則埋盡厭人是可為乎又有起心而使之為者則其罪又當重於巫也按妖惟錄昔呂用之伏誅軍人發其中堂得一石函內有一枚銅人長可三尺身被桎梏口貫長釘背上疏列高駢鄉貫閭

里官品姓字為厭勝法是以高駢每為用之所制嗚呼高駢既為用之所制用之奚為而又及於戮乎當知埋盡厭人未必果能害人適所以自速其禍戒哉

贊曰

巫蠱之興 漢幾中絕 信惑左道

其禍斯烈 傳奕試呪 胡僧反蹶

守用鬼兵 凝之死越 矢激則反

祇自作孽

用藥殺樹

傳曰用藥殺樹太上書以為戒者不使傷物之生也是以辛靈以扶正草木而能得仙高崇以方長不折而孔子特稱其行然則用藥殺樹不獲罪乎不聞伊鉢龍王以傷損樹葉而墮入龍趣太一洞龍以發怒傷稼而謫受馬形乎大抵大道好生雖一物亦不可輒傷其生况樹木中亦有聖人託生其中如水經所載伊尹生於空桑是也又有修行錯路精神飛入其中如葉報經所謂轉元壽化為木精是也又有中舍

靈性無異於人如錢師愈所斫松根是也又有竊樹起禍而先為樹神所知如錢仁仇所竊牡丹是也上文數事姑置勿論請以錢師愈錢仁仇二事言之庶皆知戒昔東峽山飛來殿有一古松大觀間為皇城使錢師愈從者斧其根脂遂流溢越明年殿直錢吉過寺夜夢一老叟告曰吾非圓首方足特植物中含靈性者昨被錢師愈者斧吾膝取脂代燭今尚流血幸君為吾告長老令急補治庶幾不為盲風搖撼得終天年拜賜不殘吉黎明遂行不及告及見縣令錢鉢因與言之鉢至寺驗視與吉所說無異急為治之元帥府檢校司徒錢仁仇所居與中軍都虞候金沼相隣沼家有一本牡丹每花開無慮三百餘朵色丹如血稜如金舍加以餅子頂上各有絲紋一一如自然峽蝶之狀真奇品也每開必張宴仇必與坐一夕仇乃洪飲擊劍程服中單背負大藍腰押匕首踰墻而入竊取而歸沼不知也當竊取時空中有聲細如

蜂蠅曰一花三百朵含笑向春風明年三月裏朵朵斷腸紅明年花開招乃張宴仇亦與坐一見大怒既歸以刃次腸而卒果符詩中之語嗚呼錢仇為花而死神已先知於藕花之時然則用藥殺樹是可為乎

贊曰

仁及草木 王業興周 蒼蔚朝階
詩人隱憂 天壤生植 和氣所游
非理戕賊 無異斷溝 杜撰見夢
寓言匪浮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九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

李昌齡傳 鄭希之贊

廉九

志怒師傳

傳曰李至陽作元官賦其序畧云予少時苦羸疾殆不勝衣庚寅冬至夢一道宮金

碧明煥一巨殿一寶床歸然其中一金龍蟠踞其上碧髯金鬚光體天地旁有一道士轉盼若電顧謂予曰此元官也大家無停輪宜速拜之汝他日當事此龍積疾亦愈予特拜之龍輒先拜至道初太宗立真宗為皇太子命公與李沆同為賓客太宗戒真宗曰二臣皆宿德重望不可輕待吾選正臣輔導於汝宗基固本吾無慮矣真宗恭稟皇訓見必先拜果符元官之夢楊礪未顯時嘗寓居僧舍一夕夢至一府一衣冠狀貌甚古引礪至一官殿有三十餘真人皆王者服秉圭南向而坐礪因拜之最上一人前列一案案上皆簿籍橫列世人姓字礪竊視乃見己名獨冠其首因再拜請問休咎專案者指示一人謂曰此來

和天尊也異日當為汝主其後礪為襄王記室歸語其子曰吾觀襄王儀表真所夢來和天尊也然則為帝師傳豈偶然哉隨事諫正自當如此何可志怒聖君明主必不然也姑置勿論請以一二善教導者言之庶為師傳者皆益加奮勵不以志怒而輒挫其志不以東脩多寡而輒二其心昔鄧至善教導又能遇人以誠其後子孫皆躋膺仕熙寧九年神宗御集英第進士時長子綰已為翰林學士侍立上前及唱名至其季弟績綰下殿謝又唱名至其二孫又下殿謝上顧而笑王恭公從旁稱美曰此其父鄧至善盡誠教導所致也王文康公_綰其父本以教授村童為業過三十生即不受晚得一子即文康也以貧甚不能養捨與西寺僧為重僧教令讀書且以錢帛資助克登高第舉贖良方正拜樞密遷給事歷群牧及中丞繼以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俄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二子季子益柔官至龍圖閣學士有能名